



74  
6262  
6





6262  
6



東漢會要卷二十六

選舉上 宋 徐壽 麟 撰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  
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  
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六

一



水五味均平藏





東漢書要 卷二十六  
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曰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付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旨倘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猷猷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

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



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  
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  
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  
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  
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  
焉

順帝卽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蹟索  
隱者各一人

沖帝卽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  
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六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並紀

博士弟子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

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

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

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

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

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旣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

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

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六  
四  
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  
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  
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  
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  
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  
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防傳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  
十人本紀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爲  
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掌

故東京因仍舊制  
今更增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  
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  
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  
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  
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百餘人除郎  
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孝廉廉吏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以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

郎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

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

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

補長相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

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

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

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

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

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

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

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卽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

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  
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  
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  
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必非章奏甘  
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  
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  
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臺司不謀卿士若  
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六  
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  
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  
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  
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  
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  
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  
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  
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  
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  
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  
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  
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黃瓊傳

桓帝卽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切而所在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

觀厥後紀文

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考元朔詔書云深

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令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

奉詔尙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

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

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

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爲



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以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紀下同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

各一人

崔實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

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

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



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

俱對策皆除郎中

謝弼傳

敦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紀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樸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

厚之屬

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樸仁厚之士

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

四行

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

吳祐傳四方敦厚質樸謙讓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

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

漢官目錄

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

本傳案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

紀

高第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

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

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

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



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

甲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

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

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

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

高第者上名牒當以資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

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並紀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

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所舉之人令與計吏

借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明經

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

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

也

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并舍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畧者詣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

紀下同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不

魯不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

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

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資糧不得專

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

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紀案吳曾云此卽累舉推恩之始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

試尚書一曰大將軍三公對九卿用自後

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

尚書翟酺 試博士百官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

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傳

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

士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



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

本傳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建武七年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浮傳

童子

童子傳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本傳漢法

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

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

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

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任子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尙書子弟一人爲郎舍人

本紀

以父任爲郎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黃瓊

袁敞

父世拜童子郎

伏各太學

本紀

黃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子郎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州縣場秉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

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

五人

並本紀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陳忠傳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敘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紀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二年郎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  
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顛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  
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  
路開長奸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  
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  
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  
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郎顛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免

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

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署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

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

李固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

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

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

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



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宦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嚴為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

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閣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邕傳

趙戢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戢輒

堅拒不聽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

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百官志

梁商為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袁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

永建三年太尉桓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袁紀案本傳云辟召禁錮者為

吏

臣天麟案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丞相



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邵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

百官志

臣天麟案東京人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爲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爲從事徐穉之初策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爲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爲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絕雋偉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



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  
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進之路大抵如此嗚呼安得  
以三代選舉之法而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案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偕則其事不類矣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自

此終桓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百

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  
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  
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



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梗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卽位乃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起以壽終

周黨救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爲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召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



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到

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召到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

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  
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  
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  
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

傳

法真博通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聘

真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玄纁禮備固辭廢疾

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  
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遺之  
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



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  
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  
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  
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  
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  
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  
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

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召錯等

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延光元  
年復詔公車賜策書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  
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  
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召之復固辭  
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

其名

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  
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  
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僑拂  
中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黃琬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  
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  
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

德

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見處

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聘

之並不至

徐穉傳

帝又召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  
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  
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歎曰使桓生行  
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桓傳

韓康遜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桓帝乃備玄纁  
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逃



遁本傳

楊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疾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勉勸著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楊彪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宏道以求

志陵夷則濡踪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踪乎不

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

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宏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于無用矣

方術傳上



東漢書 卷二十一  
臣天麟案世祖鑒高帝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  
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加諸  
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彥始以廉隅自厲而風俗師  
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成  
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激懦律貪明  
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  
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之實  
意而玄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郡國然其間往往實  
不足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

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  
俱得以蒙邱園之賁李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滅殆  
亦有由然則人主寤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  
亦不可泛及於常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招必皆抱道  
隱德之士然後足以爲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爲  
仕途捷徑矣

###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郎  
中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  
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  
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  
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  
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  
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  
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  
榮爭訟怨恨匈匈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  
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

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

邑傳

### 選舉雜錄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  
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  
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宏務所由久矣漢初詔  
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樸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  
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建竊名偽服浸以流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七  
三  
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立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襜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

周舉之淵謨宏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杜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鑒人倫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七  
陳仲弓宏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左雄傳論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元和三年上問鄭宏欲止令三輔選尙書御史孝廉茂



才餘郡不得選宏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  
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勅有司使得人耳

上善其言袁紀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

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

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

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日經明行修能任博士四科一  
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日剛毅  
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  
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  
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  
非其人不得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又德行尤異

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

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

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

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

民被奸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廊

廟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

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諉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

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



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紀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

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



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傳 豈 天少未得人神志惡書燈照神照三事合陳史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三十三口正百三十三萬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上

戶口

漢興至于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



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

十一人帝王世記見郡國志注

應邵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眾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郡國志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載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



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  
 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  
 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  
 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  
 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  
 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  
 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  
 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  
 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

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  
 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二萬五  
 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  
 六畝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  
 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  
 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  
 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  
 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  
 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郡國志注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八  
列郡戶口數

並見郡國志  
今不計錄

雜錄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戶口年紀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  
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  
為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

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

養食者稟給如律紀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食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  
人同罪城南有盜賊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  
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城南寇賊聞之亦面縛  
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  
之為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賜爵類三老爵見

鄉亭長

鄉置有秩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百官志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

監官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餘見



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

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種亦通爲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



元和三年二月詔日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令肥田尙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遊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糧餉

並紀

假民田苑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紀下同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籟田賦與貧人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



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  
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力勿  
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  
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令官有陂  
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  
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可  
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賜粟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紀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卽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以下帛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疋

三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東漢會要 卷二十八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  
存者帛人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無名數  
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五斛  
永和四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  
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獻帝建安二十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二級







東漢會要 卷二十九  
臣天麟案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時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爲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

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

歲父老前叩願言頭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闈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並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南頓元氏數邑蓋專為天子之私恩矣人又言漢不重器常恐不父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

百官志屬司隸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劉平傳序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賜

告歸加禮如毛義

上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縣以見



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  
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  
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  
太后增邑五千戶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順帝  
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曩

者東平孝王敞兄弟孝行有增戶之封今增臻封五千  
戶儉五百戶光啟土宇以酬厥德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  
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  
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  
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  
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立恥纖靡而不服  
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蕩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

心生

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夏四月癸巳詔齊

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

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

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



東漢會要 卷二十九  
復重申以觀後效

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姦宄

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



東漢會要 卷二十九  
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  
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亾不知爲巫所欺誤反恨事  
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  
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  
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巧千  
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  
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  
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  
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

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箛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  
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駟  
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相引富者競欲相過貧  
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  
後迺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  
用孝文之制

王符傳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  
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  
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紀



荒政上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飢民相食

紀下同

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癯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

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

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

三斛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

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各絜齊禱請冀蒙嘉澍

章帝卽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

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



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合理寃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二千石理寃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

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藁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



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九  
月京師蝗詔百寮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  
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  
芻藁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  
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  
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閭  
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大水賜  
被水尤貧者穀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  
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  
糧稟賜下貧穀食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  
爲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  
芻藁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東漢會要 卷二十九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  
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  
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各以上皆  
半入田租芻藁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  
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  
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  
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十六年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

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  
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  
犁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宜  
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  
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  
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藁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  
貸種糧及田租芻藁皆勿收責







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十月

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

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詔以三輔比

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橐稟上郡

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

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

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

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

輸敖倉

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五月

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三司既不奏聞又無舉

正欺罔罪大令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

災眚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案

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

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一 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敗壞廬舍死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勿

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藁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勅



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  
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  
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絕稟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  
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  
得澍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

為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人  
桓帝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  
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  
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  
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  
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  
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



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敕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迺償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

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謂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灾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為收斂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宏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



渠為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

全濟

並紀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

之敢拘執論如律

紀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



東漢書要 卷三十一  
月癸亥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爲庶民  
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  
報一切免爲庶人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  
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  
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  
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  
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  
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  
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紀下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在寧儉今百姓送  
終之禮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一  
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豈祖考之意哉有司其  
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  
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  
司不舉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  
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安帝永初元年禁殫財厚葬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號潛夫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

棺葛采爲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柁槨之屬各因  
方土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之  
木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古者墓而  
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  
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家生不極養死迺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槨梓槨柩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  
侈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  
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于羣司士庶迺可僭侈過天



東漢會要 卷三十  
道乎

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

袁宏紀

趙咨遺書勅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

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華夏之士爭相陵尚并棺合槨以爲孝愷豐貲重隧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



東漢書 卷三十  
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故  
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  
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  
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

范冉

一作冉

臨終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

之俗生旣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  
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  
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  
足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並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常  
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吾  
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  
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本傳

臣天麟按竭資用以奉窀窆西都雖未設禁然觀貢  
禹言于元帝曰眾庶埋葬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  
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  
俗人競以相高糜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觀之則未  
俗浮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蔑禮違制日以



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禁防而王符著論  
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往往貴戚豪右莫能  
易華返質獨高人達識不爲流俗之所遷染如楊震  
鄭宏王堂鄭元輩皆遺令薄葬以矯愚俗周盤勅其  
子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  
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  
各一示不忘聖道趙咨將終亦告其故吏使薄斂素  
冠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噫若數子者  
其特立獨行不展轉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  
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  
五千紀下

質帝卽位詔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  
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  
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  
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戒節掩骼埋胔之時其調



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理恤以稱朕意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廡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  
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  
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為  
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壞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  
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  
上賜錢人二千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帝命京賈捐米開東徐  
麟撰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  
野穀旅生麻未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  
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  
紀互相增減迺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一  
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劉隆傳及光武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躄無所容詐彭迺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傳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傳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雖由禁網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一  
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  
化之基此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  
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并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饒  
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爲甚多一  
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  
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  
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  
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  
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

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  
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爲法  
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  
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  
官田力堪農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  
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大  
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於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一 三  
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  
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迺限人  
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  
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  
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強卒  
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  
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正限人得耕種不  
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

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  
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  
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  
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  
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  
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

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一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

頃二十畝百單八步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一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

十八畝並郡國志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

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

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

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

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

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

不言多寡今布帛為租則更多姦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算賦

漢法常以八月算人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

算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算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

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

以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日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

安帝元初六年會稽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三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有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

直者出錢顧之月一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當戍邊

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絲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

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

便還因便任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

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卽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六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此條衍

二日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

給足

百官志

明帝即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桓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追

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

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

郡國傳漕穀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

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朱暉傳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鄧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



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

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爲之導引也呂強上疏諫



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  
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  
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  
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  
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  
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

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宜留  
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  
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  
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迺隨牒  
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  
賴其便光武紀及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倫平衡銓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

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鍬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



地廣而不得耕民庶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  
夫窮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  
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竟不

鑄錢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  
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  
布四海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

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  
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董卓傳

縣出鹽鐵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  
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百官志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  
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

朱暉傳

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宏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

紀下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饑  
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  
裁足永興十六年二月五日宋書京新除禁酒四州出等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  
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迺煩擾  
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  
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劔價兼百金詔以

馬駕鼓車劔賜騎士

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

乞罷之明帝從之

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

舊齊有三服官

省今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  
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書陳狀和  
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  
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

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囂不惟竭忠宣

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尉

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本紀袁紀作漢陽都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

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囂不惟竭忠宣

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尉

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